助新中國恢復經濟

李景賢

往事鉤沉

對斯大林的複雜心情

對於作爲世界革命領袖的斯大林，在他生前以及逝世之初，毛澤東始終是敬重的，在公開場合沒有批評、指責過斯大林，相反，熱烈讚頌的文字屢見於報端，其中雖難免有溢美之詞，但誠摯之情躍然紙上，對斯大林爲中國革命所做的好事，毛澤東一直心裡有數。

另一方面，毛澤東對斯大林的心緒是複雜的，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下半期和六十年代上半期內部講話、談話看，毛澤東對斯大林爲中國革命所做的錯事，一直是耿耿於懷的。他下面一段談話就很能說明問題：我一生寫過三篇歌頌斯大林的文章。頭兩篇都是祝壽的。第一篇是在延安，一九三九年斯大林六十壽辰時寫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一九四九年他七十大壽時的祝詞。第三篇是在斯大林去世後寫的悼念文章。這三篇文章老實說我都不願意寫，但從理智上來說又不能不寫，而且不能不那樣寫。斯大林去世後，蘇聯需要我們支持，我們也需要蘇聯支持，所以寫了一篇歌功頌德的悼念文章。這不但是對斯大林個人，而是對蘇聯黨和人民的問題。「不願意寫」，但「從理智上來說又不能不寫」，「而且不能不那樣寫」——這就是毛澤東複雜心緒的眞實寫照。

毛澤東另一段話說得就更爲透徹：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裡來的。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准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打起仗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兩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

毛澤東在莫斯科一見到斯大林，就說出這樣一句帶刺兒的話：我是長期受到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斯大林當即表示：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不能譴責勝利者，這是一條公理。從這句似乎認錯的話中，毛澤東依然嗅出這位蘇聯強人的某種強權味道。

毛澤東對斯大林的批評、指責，大多發生於斯大林逝世後，在內部談話、講話中，與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契爾沃年科交談時說的，而且有意思的是，大都是針對赫魯曉夫干涉中國黨及其他黨的內部事務，損害中國主權，欲控制中國的圖謀說的，以此批判他「舊病（斯大林之『病』）復發」，頗有「指斯罵赫」的味道。

其實，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當着斯大林「密使」孫平的面，一再流露出對斯大林的不滿情緒。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斯大林派孫平（俄文名叫弗拉基米羅夫）以塔斯社軍事記者身份常駐延安。從已發表的《孫平日記》看，這位克格勃要員在延安的主要任務有三，即分析、研究三大題目：一、未來十年內，毛澤東在中國大陸完全「驅蔣」的可能性。二、毛澤東其人其事，特別是他與中共最高層其他人的鬥爭。三、毛澤東日後與美國拉關係的前景與限度。毛澤東曾與斯大林這位密使多次進行長談、深談，不只一次地影射斯大林對中國的情況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對中國共產黨的事務卻指手劃腳，甚至橫加指責。這種重要情報自然很快就彙報到斯大林那裡。斯大林對毛澤東的猜疑甚至不滿，與孫平所呈的情報不無關係。

（《毛澤東與斯大林》之七）

重新認識陳炯明

人與事

何人

內地央視一套熱播的四十八集電視連續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收視率創新高。該劇核心除了反映鄧小平作爲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歷史貢獻外，還在整體上反映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這一歷史是當代史，要眞實反映並不容易，但它做到了：首先是摒棄了此前文藝作品中多見的歷史虛無主義；再就是對以前歷史上的一些人與事，不作虛無表述，而通過劇中人物之口，對其作出重新評價，還原眞實歷史。筆者特別注意到，它對陳炯明其人的充分肯定。

該劇第三十四集中，一九七九年習仲勳任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的改革開放儘管客觀條件優越，卻面臨舉步難題。這時習仲勳等廣東黨政領導與中央來調研的領導、專家一起研討如何打破僵局，大家不約而同的提出：當年陳炯明任廣東省長期間，就是從廣東實際出發推行新政，大膽改革，使廣東成爲全國最開放、最成功的省份；今天廣東的改革開放，也必須從廣東實際出發……（大意）

凡是讀過辛亥革命史的，特別是粵港澳人士，都知道陳炯明的名字。以前史書尤其是教科書，給陳炯明的歷史結論是「軍閥」、「勾結英帝國主義」、「背叛孫中山」。一九七九年版《辭海》有他的專門條目，全文是：

「陳炯明（一八七五——一九三三）廣東軍閥。字競存，廣東海豐人。清末秀才出身。一九一一年參加辛亥革命，被推爲廣東副都督，後任都督。一九一三年國民黨討袁失敗時下台。一九一七年，任援閩粵軍總司令。一九二〇年驅逐桂系軍閥莫榮新，任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一九二二年六月，勾結英帝國主義和直系軍閥，背叛孫中山。一九二三年被粵軍許崇智擊敗，率部退守東江。一九二五年所部被廣東革命軍消滅。一九三三年在香港病死。」

上述文字是用負面筆調寫出陳炯明的簡歷及歷史結論，隻字不提他的歷史功績，顯然有失公允，早被史學界詬病。廣東老一代人的口碑，幾乎都說陳炯明的好。隨着研究的深入，已有學者認爲說他「背叛孫中山」有點冤，這其中情況複雜，這裡就省略不提了。本文只摘要簡介一下被學界廣泛肯定的陳炯明的歷史功勳。

歷史上眞實的陳炯明是：早年參加同盟會，黃花崗之役爲先鋒（敢死）隊第四隊隊長，以後謀炸廣東水師提督李耒中。武昌起義後，率師進佔惠州，爲廣東獨立（任副都督）作出重大貢獻。

陳炯明對廣東歷史的最主要貢獻是在一九二〇年出任廣東省長後的施政創新業績。他最先提出聯省自治，在全省九十二個縣推行自治。到次年，全省各縣推行民選縣長、縣議員完成。廣東省議會通過《廣東省憲法草案》，聲明「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他還邀請陳獨秀到廣東主持教育全局，創立公辦學校，實行免費教育，私立學校也大爲發展。一九二一年，陳炯明創立中國城市史上第一個建制市——廣州市，並設了財政、公安、工務、教育、公用和衛生局長。還在廣州開始籌辦市政紀念圖書館、第一公園、公共兒童遊戲場、公共體育場、美術學校，舉行體育運動會、美術展覽，安裝馬路電燈，還建築了新式住宅小區。每天有上千名清道夫打掃街道、疏通溝渠，又挨家挨戶派發宣傳衛生的小冊子。在經濟建設方面，廣東全省成立總商會，成立經濟調查局，成立股票交易所，等等。陳炯明還特別頒布了禁煙（鴉片）令，讓廣州數十年的煙、賭大害絕跡……完全針對廣東實際，陳炯明出台令人目不暇接的新政，讓廣東成爲全國最開放、民主的省份，得到了全國的承認。對此，學者信力建撰文指出：陳炯明的施政思想及實踐爲廣東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描寫了重重的一筆，也爲半個世紀後廣東全方位的改革開放埋下了伏筆。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特地通過劇中人物之口，重提當年陳炯明在廣東的成功改革經驗（從廣東實際出發），並加以借鑒。這本身就是對陳炯明這一歷史人物的肯定。

星星的學習

星語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在一九七五年推出的宣傳口號「兩個就夠晒數」，可說街知巷聞，深入民心。然而，隨着社會環境急速發展，基於各種客觀因素影響之下，香港男女遲婚者衆，生兒育女的心態亦與上一代截然不同。香港在二〇〇一年的人口普查，已顯示當時獨生子女的比例佔十八歲以下的總人口百分之二十點四。獨生子女既是父母的寶貝，但也逐漸衍生不同的社會問題。

我與星星的母親在婚前沒有強烈的生育計劃，其後誕下了星星，當然沒打算再爲星星增添弟弟或妹妹。星星的「同輩」親戚，就只有兩位表姐，但她們分別已是大學生和高中生。星媽媽的朋輩或同事，雖然亦有些與星星年齡相近的小孩子，但家居都住得很遠，沒辦法經常見面聯繫。至於我自己的朋輩，大多是孤家寡人或兩口子夫妻，無兒無女，逍遙自在。而我們住的私人屋苑，儘管都有不少幼兒居住，但現代的父母怎會輕易把子女就此「放逐」到戶外玩耍，故此星星就像香港大部分獨生子女一樣，出世之後沒有多少個小朋友在身旁。

我小時候的香港小孩當然完全不一樣。

在我的記憶世界，出世之後便已是住在旺角廣東道唐樓板間房。家居室內沒有玩耍空間（根本連起居飲食、洗澡如廁的獨立空間也沒有），就是戶外也沒有什麼遊樂場或公園。那時候，廣東道以西仍是海邊（即現時的富榮花園及奧運站一帶）。少時的我，最大娛樂便是與其他街童一起，晚飯後走到碼頭附近追逐，隨手執起地盤的沙石扔來扔去。然後，媽媽便會走來捉我回家，痛打一頓。

我與星星的母親當然不會把星星像街童般看待。在未曾發現他是自閉症兒童之前，我們便讓他參與Playgroup（遊戲小組）玩耍。這些Playgroup一般由一位或兩位導師帶領七至八個小孩進行一小時活動，首先都是唱些兒歌，然後用玩具提升小孩注意力，接着便爲小孩導讀偌大而圖像誇張的圖書。最後，也是最常用和最有效的「招數」，就是由導師吹肥皂泡，小孩子便會興高采烈地追着如夢如幻的肥皂泡，並用手指戳向飄來又飄去的「波波」。大部分參與Playgroup的小孩都是獨生子女，希望藉此學習如何與其他小孩相處。

星星手繪「熱氣球」

星星大約在一歲半首次參與這類Playgroup。雖然我們都陪他一起，他大部分時間卻是哭哭啼啼，談不上學懂與其他小孩一同玩耍。這本來也沒有什麼稀奇，但即使他看到肥皂泡很雀躍、興奮，會向肥皂泡追逐，卻不會像其他小朋友般用手指指向肥皂泡。後來，我知道「指物困難」是自閉症徵狀之一，患者無法透過手指明確指向自己心中所想的物件，也就是與外物連繫出現障礙。

在確診自閉症之後，我和星星的母親找到了一間私營的兒童中心，讓星星逢星期一至五每天早上九至十二時參與特殊訓練。上學的形式就像幼兒園的N班（預備班），但每組六個小孩由兩至三位導師看顧。第一天上學，星星整個早上都被兩位導師「夾」在椅子上面，導師並捉着星星的小手去拿星星不願意吃的茶點。經過開首五天訓練，星星終於在茶點時間願意自己吃東西（之前四天都要由導師餵食），並學懂跟隨別人一起排隊上學和放學。這時星星是一歲另十個月。

在兒童中心同時接受小組和個別訓練，最重要是讓星星學會基本學習模式和程序。他知道自己只要「坐定定」在椅子上一會兒，接着便會有時間可以自由地跑來跑去。這是自閉症兒童理解和衝破學習障礙的第一道關口。其時星星雖然仍未有任何語言能力，甚至連單字也未可以說出，不過相比未曾訓練之前，他的情況總算是穩定下來，起碼減少了身體自轉和無緣無故地嚎啕大哭，更可喜是我沒有再看到他故意把頭撞牆。

我和星媽媽知道除了讓星星到兒童中心接受特殊訓練，平時在家居也要有配套的訓練方式。除此之外，耐性和關懷更加重要。因此，我們商議之後，我決定辭去了原本的全職工作，轉做時間較彈性的兼職。在家庭經濟情況尚未太差的情況之下，我們仍保留着家務助理，但星星日常出外訓練，以至家居練習，主要都由我和星媽媽分別負責。

於是，我每天早上與星星乘坐港鐵去兒童中心，接着便自行打發時間，然後等待星星放學。某天，我在快餐店排隊購買早餐的時候，看見不遠處一位母親在買外賣，但同時和身旁的兒子爭吵。那孩子看來約六至七歲，當時背着我，所以我看不清他的樣貌。估計情況是孩子向媽媽撒嬌，要求一些事情，但是媽媽不肯，於是暴躁地向孩子說：「您鍾意就留低，唔鍾意就咪去……」孩子仍在撒野，媽媽把手上的外賣餐盒整理好正想離去。孩子又說了一些話，我聽不到孩子說什麼，只聽到媽媽晦氣地對孩子說：「我夠唔想您係我個仔啦！」媽媽然後揚長而去，孩子緊追其後。這時我看到了孩子的樣貌，憂鬱的臉上戴着深度的眼鏡，一雙耳朵明顯戴上助聽器，追着已經遠去的媽媽……

看到這情景，我好像感同身受。我體會到該母親或許有一定的壓力，但不管我的兒子將來會是怎樣，我發誓不會向星星說出同樣的話。

經過了五個月訓練，我們再嘗試爲星星報讀普通幼兒園的N班。這次面試，星星能按面試老師的要求，將玩具放回原位，把砌圖上的動物重整，全賴在兒童中心已經反覆做了同樣練習不知多少次。

終於，在星星兩歲零四個月的時候，也就是二〇一二年農曆新年的下學期，星星生命裡第一次正式入讀普通幼兒園的N班。在別的家長看來可能是平平無奇的事情，這對我和星媽媽卻好像是重新見到人生的未來，生命重燃了希望。

星星的母親更是經常掛在口邊說：「我哋個仔行得走得，健健康康已經較好多人幸福。」

秋光無限

（攝影）板橋霜

同遊大公園

如是我見

言止善

七年前，第一次踏進大公園，之後，幾乎每天都要遊園（不亞於吃飯）。多位神交的文友，不但能想像其面孔，甚至對其家人也有印象。

陳魯民，是一個內地報刊讀者熟悉的名字。他比共和國小幾歲，經歷豐富，寫作涉獵面廣，文筆活潑又不失原則，高質高產，所以能進作協開會，還應邀去北戴河度假。那篇《在麗江發呆》，我讀過之後，很發呆了一陣子。他爲魯迅文學獎獲得者裡沒有雜文作者鳴不平，說這就像演《空城計》少了諸葛亮，講得多好。

流沙，是一位七十後。從農村走出，上學，進工廠，到媒體任職，現在成了幾十個人的領導，夠忙的了。我想，他爲大公園裡創作只能業餘來寫了。其作品多以謳歌眞善美爲主旨，經歷的，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他寫的許多「小事」，其實我也有類似經歷，但世上本不缺少美，卻缺少「發現的眼睛」呀。他的那篇《要有一個人》，大約是婚後不久寫的吧，我從幾種媒體上看到轉載。從他的文字裡能讀到一家人——母親、父親、姐姐、妻子、孩子的面貌和個性，還有其樂融融的生活。

住在阿拉斯加的楊繼良，在內地和美國各待了幾十年，我喜歡聽他講故事時要將中國和美國作一番對比。馮進在美國教書，他能讀到別人難得見到的英文書和中文書，對我而言，讀其讀書心得是一種享受。林中洋在德國安了家，她筆下關於德國的文字，不是觀察而是體驗的結果，所以親切而可信。希望過幾年後能讀到其孩子成長的續篇。延靜是一位退休的外交官，住在北京一幢電梯樓裡，讀他的回憶，才知道外交除了被形容爲風雲外，實際上有許多不可或缺的細節。

我思忖，大公園之所以有特色，之所以繁茂，與她的名字有關。這個名字既有容量，又有追求。遊園的人可能慕名而來，徜徉其中就被黏住了，極易感發自己也要栽種點什麼的衝動。今年三月，一位陌生的作者「南方寺」寫了篇《生命之需：讀書》，開頭一段便是：「我的業餘時間，幾乎都給了書。我呆的地方，隨手可以觸到書。讀書之於我，是一種樂趣，一種習慣，一種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末尾一段是：「讀了這麼多年的書，回頭想想，自己讀過的書太純粹了，太文藝了。若用時下的標準和說法，都是一些無用的書。是啊，在這個時代，文學有何用呢？無用就無用吧！讀書之於我，早已成爲生命之需。說出來不怕嚇到你，不讀書，我是活不下去的。」對於一個不愛讀書的人，可能以爲作者神經有毛病。竊以爲，作者所言，句句可信。他難得有個傾訴的地方，進了大公園，若不一吐爲快，也會有活不下去的感覺。

湖心亭

文化經緯

韓小榮

閒來無事，翻開女兒的高中語文讀本，很欣喜讀到一篇名爲《湖心亭看雪》的優美文字。品讀之餘，心靈微微沉醉。

崇禎五年十二月的某一晚，作者張岱逸興大發，划着一條小船前往西湖的湖心亭看雪。冰花縱橫，白氣瀰漫。在這樣的氛圍裡，湖上「唯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然而，出乎張岱的意料，湖心亭有人捷足先登了。「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正沸。」兩位據說是金陵人，客居於此。素昧平生，非要拉張岱一同飲酒。那張岱卻之不恭，推脫不過，遂「強飲三大白而別」。三大白者，即三大杯也！可見張岱也是性情中人，頗有豪俠之氣概。

最妙的是張岱返回之後。剛剛下船，平時沉默不善發言的舟子卻輕輕說出一句令人絕倒的話來：「莫說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這可不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麼？小人物的話隨着張岱的傳神妙筆，光照千古，彪炳史冊。

在我看來，一篇布滿信息的文字，可以從中獲取知識，滿足求知慾。有思想高度的文字，則讓人受到某種啓示而感奮不已。唯有洋溢美感的文字，才能讓人心情愉悅，氣定神閒。

《湖心亭看雪》正是一篇洋溢美感的經典佳作。不必去挖掘他的思想高度，不必去探究他的歷史深度。只消用休閒的態度品味再三，你會發現，在這個浮躁的社會裡，我們失去了很多對事物親力親爲的機會。我們該有的閒情逸致去了哪裡？詩情畫意難道只存在於先人的筆記裡？

所見所遇所爲，痴心痴態痴人。各種各樣的美貫穿於文中。語言美，這是毋庸置疑的。作者駕馭文字的功夫已達至境。寥寥數語而形神兼備，隨意勾勒卻別有洞天。環境美，西湖雪景本就美輪美奐，而今，朦朧夜色更加撩人，寧靜清絕，遠離塵囂，忘我陶醉！和諧美，萍水相逢他鄉客。相逢一飲醉千秋。雖是嚴冬，其樂融融。雖未親至，如臨其境。

能夠有如此傳神妙筆的張岱到底是何方神聖？趕緊找來有關張岱的書籍，發現他的代表作《自爲墓志銘》有一段自我生平的精彩描寫：「蜀人張岱，陶庵其號也。少爲紈袴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疏茞，常至斷炊。回首二十年前，眞如隔世。」

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曾經富貴無比的張岱突逢世道大變，江山易主；城郭依舊，人民已非；嗜好皆失，茶飯無繼；飄茵落溷，今非昔比。能無怨乎？能不憂乎？然而逆境中，張岱尚且自我調侃，說自己：「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節義不成，學文章不成，學仙學佛，學農學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爲敗子，爲廢物，爲頑民，爲鈍秀才，爲瞌睡漢，爲死老魅也已矣。」語言詼諧，令人一哂！

誰曾想，正是這自詡不成氣候的張岱卻給後世留下了一桌文學的色香味俱佳的精美大餐。在國破家亡之際，張岱「雖有忮心，不怨飄瓦」。他隱跡山居，勤奮寫作，著成了《陶庵夢憶》一書。山河破碎人憔悴，痴人說夢夢更痴。既是夢憶，便如夢囈。夢囈之作，風花雪月。以上的美文《湖心亭看雪》恰選自該書。張岱文筆清新活潑，生機勃發，趣味盎然。以他的散文成就，被公認爲是晚明小品文的代表作家。

故國已逝，舊景依稀。寄情山水，高標清韻。《陶庵夢憶》一書緬懷昔日風月繁華，追憶前塵如夢往事，悄然流露出懷念故國之情思。正是這對故國風物無限的眷戀，才讓張岱產生了玲瓏的才思，爲後世留下了些許佳作，爲歷史造就了一支奇葩。